

陳州府志卷之十七

楚鄂宦應階吉升氏纂修

人物

十步之澤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陳爲太
昊所發祥宣聖所遊歷流風餘教上下數千年其卓
卓可紀者可勝道哉雖制行各殊窮達亦異要各有
所樹立非苟而已也載在正史者得以詳錄餘則畧
見其行事外此潛德幽光埋沒於窮鄉僻壤間者不
知凡幾士之遇固有幸有不幸歟然聞之地之靈者
其人必傑余烏知川嶽間氣之所鍾產茲土者不且

踵而益盛哉志人物

陳州府人物 附郭淮寧縣

周洩治陳靈公大夫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門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鄧元見洩治被殺知陳之將亡也廼去之以其族行

賈獲陳哀公大夫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哀公扶其太子匍匐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

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左傳

逢滑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黹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左傳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孔子弟子孔子曰自吾得師前有
光後有輝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
傲無告是師之行也唐贈陳伯宋封宛邱侯再封陳
國公陞十哲位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孔子弟子孔子來游子期與子路
薪於韞邱之下國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
於韞邱之上子路語子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
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子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聞之夫子

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
與試子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負薪先歸嘗宰單父
先是魯人宓子賤爲單父宰鳴琴而治子期繼之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子期問於子賤
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亦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
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子期曰是施之未至
也唐贈鄆伯宋封東阿侯

陳亢字子禽陳人孔子弟子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冢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
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

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
三子者之爲之也遂弗果用后贈潁伯宋封南頓侯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孔子弟子賢而有勇孔子適衛路
出於蒲會公孫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公良孺以私車
五乘從孔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
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
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
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唐贈東牟
伯宋封牟平侯

世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著書二十一篇名世子以代

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
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
焉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

養書篇相出入云

論衡

芋尹蓋陳閔公大夫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
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
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凜然隕大夫之尸以
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
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
下吏無祿使人達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於良廢日

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左傳

漢應曜陳人隱居有盛名高帝時嘗與四皓俱徵曜獨

不至天下爲之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舊志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為項籍將籍死已而

項籍高祖命項籍將籍死已而

拜名為黃羽大夫也

任俠自喜脫張羽力川公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

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

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

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

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

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

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內史誠門下

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
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
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
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
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
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上行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
行者何也然鄭莊意不敢甚引當否
及晚節漢征匈奴四夷天下多財用益置莊任
人賓客爲大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

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
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莊始列爲九卿廉內
行修絜中廢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
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史記本傳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呂章句著名漢
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織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
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
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
弟子健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後漢儒

林傳

汝郁字叔異陳人性仁孝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食母憐之強爲飯給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轍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及親歿遂隱處山澤賈逵薦於和帝帝徵之甚見優禮後累遷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

參漢書
東觀記

魏昭字德公陳人童子時大原郭泰止陳昭知其有異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爾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命昭

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噉怒而呵之曰爲長者作粥而
不加敬使沙不可食耶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
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容色無變意殊悅泰曰吾始見
子之面今乃見子之心遂與友善卒爲妙士

漢紀參
通鑑

張季禮陳人遠赴師喪行至汝南界中遇寒冰車毀頓

滯道路賴陰劉翊子相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

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去季禮意其子

相也後故到賴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云

後漢書
劉翊傳

三國陳融陳

人與陳留濮陽逸沛郡蔣慕廣陵梁廸皆

單貧有志 時吳丞相陸遜弟瑁字子璋少好學篤義
融等因就 與之游處瑁亦割少分甘與同豐約焉

三國

志陸
瑁傳

晉周翼字子

鄉陳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翼

幼孤依舅

高平郝鑒值永嘉喪亂饑饉相望鄉人以

鑒名德傳

共飭之鑒常攜兄子邁及翼二小兒往食

鄉人曰各

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爾恐不能兼

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者含飯著兩頰邊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

同過江鑒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鑒

靈牀頭心

喪終三年歷青州刺史少府卿六十四而

卒世說新語
周氏譜

王隱字處叔陳人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
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
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之所
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
重納好博奕隱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
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
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
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
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

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大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並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

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徵征
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司上
之隱雖好著書而文體混漫其書次第可觀有言其
父所撰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瑚字處仲少能武節
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叅軍積功累遷遊擊
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
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

害

晉書
本傳

唐袁楚客陳人初魏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神
自端州召還再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

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時楚客爲酸棗尉致
書規其十失開元二年玄宗置左右教坊選樂工數
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妓女
置宜春院給賜其家楚客上疏以爲上春秋鼎盛宜
從經術邇端士尚朴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
嘉賞之與梁昇卿並以直言極諫科及第

參唐書
通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貨產長通經術以講道
爲娛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
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仰費廣劇欲紓以期詔
侑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

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
舉色帟侑徐曰可汗唐塔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
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
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
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六年徙江西所至以潔廉稱入爲衛尉卿
文宗卽位李回薨城而廷湊陰爲唇齒兵久不解詔
五品以上官議書省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
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事回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
爲計善師攻心爲武舍垢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

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
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瘵荒之餘骸骨蔽野
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麤淡與下共勞苦
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

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
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
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詹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
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
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
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

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御史大夫溫造劾建議高道賦歛民爲無名之
獻詔以庾承宣代還會濊州據在元武受吏賂又率
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四大
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侑奏
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
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
以造所奏不直覆用爲天平節度開成元年再召爲
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
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綵三百匹初鹽

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賊數萬侑薄其罪由是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不先論啟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侑以經術進臨事銳敏有疆直名晚節內冀台輔稍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孫盈孫

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光啟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

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蓋載神主以行至郭
悉爲盜奪今天子潔宮宜前具其禮宰相建言修復
宗廟功費廣請興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得盈孫從
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瓦墼唐書稱
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
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
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室其三太后廟
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
所創定舊學禮家當其議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
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

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

免僭逼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彫紊追補容典皆盈孫

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唐書本傳

後唐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後

從李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

審從晉王擊李匡儁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

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

執李塘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

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審漢馬

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蓳縣存

審與史建塘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先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

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恃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

有黑氣狀如鬪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鄴
大敗之鄴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鄴兵已敗不如逸之
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鄴以謂晉軍
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於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
弑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
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
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
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
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
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

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
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
訴於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
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
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
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近天子
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
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
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
取將相然履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

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次
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
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
邈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
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起
伏甲於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
餘人卽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畧
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
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
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

湯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
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
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
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
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
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
止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
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
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

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

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

誅非其罪也

五代史本傳按朱溫以盜篡唐弑昭宗天下之惡梁久矣故綱目於晉王克

用莊宗君臣各以其國繫之且曰入於雜誠君子之不及二代者

所羞而一代

之臣未必皆可貴覽者詳其善惡焉是善者固可貴矣存審智勇名望齊周德威郭崇韜猶

出其下誠一

時人傑歐史與德威同傳而不入養子蓋亦貴之也胡志載武功績志刪去今補入人物

宋

段少連字希逸其先開封人父子昂爲陳州錄事叅

軍因家於陳其母嘗夢鳳巢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

美姿表儻有識度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

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

詠爲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權杭州觀察
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嘗時清德於
人少許可大愛少連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秘
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太常博士時章憲太后臨朝少
連與曹修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責授
秘書丞監漣水軍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太
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鄧皇后
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諫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歷
兩浙轉運使少連以兩浙財賦爲天下最孜孜利病
無弊不革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閱委之吏

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止簿書悉緘識遇事
間指取一二自閱撻其是者按之餘不及閱者全緘
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
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吏皆以實對
少連得其情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
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
者服罪欵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服
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
往徑趨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陝西駙馬都
尉柴宗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時

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本遇事無
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惜之

宋史

本傳范文
正集墓表

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廢爲三班奉職後擢
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賊繩下急漕
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莫不
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卽置坐徒
矣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辦非抗也
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以西染院副使提

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
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
使我旣而誥果以賊敗時吳奎爲長垣尉惟忠厚遇
奎白府共薦之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
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
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契丹遣使求地惟忠
副富弼往報至武疆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

禦使

宋史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司農主簿積官提舉
京西淮東常平河北轉運副使哲宗以寔爲監司久

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轍之子
所爲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久之陞江淮發運副
使賀遼主登位及境迓者移牒來稱爲賀登寶位使
寔報以受命無寶字拒不受還除太僕卿再擢寶文
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朝旨籍民兵旁郡因緣擾困
寔懷檄不下而畫利害請之事得寢卒於官贈龍圖
閣直學士寔孝友敦睦世稱其內行蘇轍在陳與寔
游因結婚其後又與軾友善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
甥故獲免然亦不得久於朝著焉

宋史

李宗易字簡夫宛邱人少好學爲詩效白樂天詳於吏

道慶歷間歷諸部官至太常少卿得微疾輒乞歸所
與交多名公晏元獻公殊知之尤深優游林泉者十
六年郡人種花有洛陽風宗易觴詠其間甚適蘇轍
爲宛邱博士時與之游見轍所爲李簡夫少卿詩集
引中子君武以武舉中第孫公輔宣德郎

常同字子正御史安民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建炎
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
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甚憫
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爲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柳
州召還首論朋黨之禍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

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
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
相爲屬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上以章示兩軍呂頤
浩再相同論其十事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
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
同好惡上皆重之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
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
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
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爾生誣
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

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
纂實錄卷末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
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宋史本傳暨遺

王速字致君宛邱人父俱工部尚書建炎初攜家避兵
沿汴南下速年十一偶舟泊南岸金兵猝至亟解維
不暇顧遂失之在金十年間關南歸登第爲御史終
國子司業志氣強邁學問閎博所著詩文人爭傳誦
有集二十卷

金郝九齡州人登進士第爲宛平令蒞政寬和吏民悅

陳州府志 卷之十一
那卒官歸葬於陳子謙爲陳亳潁川管民總管行軍

元帥

舊志

史懷字季山陳人少遊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旣壯乃折節爲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有
力冬日卽事云簷雪口高晴滴雨爐烟嵐定暖生雲
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陷死之

元賈吉甫州人仕爲兵部尚書以功名歸葬於陳

王逢吉別號謙齋官翰林院編修學問老成健筆賦詠
後進宗之

明古朴字文質陳州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清選郡縣

賦圖籍還隸五軍斷事理刑自陳家貧願得祿養母
帝嘉之除工部主事母歿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
累遷郎中建文三年擢兵部侍郎成祖卽位改戶部
永樂二年朴奏先奉詔令江西湖廣及蘇松諸府輸
糧北京今聞竝患水潦轉運艱難而北京諸郡歲幸
豐宜發鈔命有司增價收糴減南方運從之營建北
京命採木江西以恤民見襄七年帝北巡皇太子監
國召還佐夏原吉理戶部仁宗卽位改南京通政使
明年就拜戶部尚書出督畿內田賦師達病命朴代
之宣德三年二月卒於官初戶部主事劉良不檢乞

中貴人求上考朴不可良遂誣奏朴罪朴就逮成祖
察其誣得釋他日吏部奏予良誥仁宗曰此人素無
行且嘗誣大臣不可與良後果以賊敗朴在朝三十
餘年自郎署至尚書確然有守不通干請與右都御
史向寶俱以清介稱

明史本傳

孟鏞字宗器州人洪武庚午舉於鄉授湖廣道御史歷
貴州道彈劾不避權勢永樂初按雲南出部見民舍
竈突中白氣如蛇影上衝者乃駐驄命人往視竈伏
火他日過又如之心竊疑焉乃默告曰如有寃實夢
告是夕果一人跪訴吾乃李二大理人也鏞工於

禮家因忤被毆死瘞竈下歲久未白願明府察焉翌日鏞往發之果得尸禮伏罪人咸畏其神明擢知大同府致仕卒於家

李珉字伯玉州人幼好學爲郡諸生洪武中御製大誥三篇頒行天下令師生誦讀歲丁丑珉以能誦大誥隨衆朝京師賜鈔遣還尋選補太學生宣德初拜交趾道御史按雲南及直隸所至鋤奸剔蠹獎廉勸能辨冤理枉擢陝西僉憲有鯁直廉明之稱官至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

舊志參
列卿表

閻昇州人永樂甲午舉於鄉授山西介休知縣居官不

取一錢士民安之九載滿歸行李蕭然邑民思之不忘爲立生祠祀之且呼醴之清者曰閻公酒云

于奎字伯辰州人永樂丁酉舉於鄉入太學拜陝西道御史兩按雲南熨酋有罹重典遺以金寶者奎斥之曰國法敢爾欺耶竟寘罪旣按遼東秩滿擢陝西按察司副使以內外艱兩補浙江時紹台二郡有強劫殺人者証援齊民奎悉爲直之無一濫及發奸摘伏時甚稱焉

馬嵩字仲岳警悟敏捷中宣德壬子鄉試明年登進士授大理評事審獄持平陞福建僉事值豪猾獗事

累左遷廣東新村司倉轉定陶縣幕神寃理枉處決
如神隣邦有不平者感赴訴焉天順改元復原職改
僉陝右督寧夏糧儲軍民感戴在陝三年死之日長
安爲之歎息

吳增州人景泰癸酉舉於鄉授福山縣知縣有異政嘗
爲民禱之旱祠求海魚竟得魚以充國課禱城隍祠
驅三虎虎以去民害除禱雨而得雨旱不爲災邑人
以爲至誠所感侈之詩歌比于魯恭三異焉

劉清州人天順乙卯舉人成化間謁選知平陽縣才智
警敏勤于蒞事邑介千戶所軍校橫暴清痛抑之民

之豪奸者遁跡至今邑人稱令之立紀綱者自清始

云

平陽志

劉一清州人成化癸卯薦於鄉弘治初攝山西陽城學教諭正身貞教能以矩矱約束諸生居九載教授不倦士民歸美焉後陞黎城知縣

李溥字彥博州人沉靜寡嘿樂善好施嘗結廬於鄉聚經史百卷耽玩至老不倦教家以謹嚴稱二十餘年足跡不履城市州守戴珩聞其賢數請鄉飲賓不就士論其高節焉

王良臣字汝隣州人弘治六年進士授浙江德清令以

廉稱嘗積困賑貸民德之居四年召拜南京貴州道
御史武宗卽位劉瑾等八黨竊柄朝政日非劉徃謝
遷皆被逐陸崑薄彥徽等相繼疏論瑾怒悉逮下詔
獄良臣時爲江西清軍御史聞崑等被逮馳疏救並
逮下詔獄杖三十斤爲民後列海內忠直爲奸黨五
十三人並與焉居家累年讀書南郊絕口時事辛未
瑾旣誅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備兵青登萊三郡巡察
海道時東方流賊釋騷良臣號令嚴明賞罰必信用
是賊不敢犯民賴以安甲戌遷浙江叅政己亥擢山
東按察使賑困窮雪冤滯有夜餽金者宣於法士論

悚服丁丑轉江西右布政良臣忠孝正直夔險不論

清白自持以齋表過家病卒

明史
漆志

謝孟金字子純衛人幼聰穎年十四補郡庠癸卯以春

秋魁兩河明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主政累官本司

郎中籌策悉當大司馬意謂有謝安風會分宜爲政

官以賄遷孟金獨不爲動尋備兵蘭州飭守申儲恤

軍整伍邊賴以寧有錫貴戚杖妖僧卻玉餽及禱雨

有應諸異蹟比調楚叅藩留贖金五千助邊遷山東

按察使以前河西侍御某夙嫌所起回籍兩臺交薦

皆不應隆慶初詔大臣舉所知於是洛南陳公首以

孟金舉改隴右少叅尋晉楚憲副會病痿痺辭亡何以伸子孝廉善教卒一慟遂不起孟金性和而介居鄉恂恂與妻婁修賓敬方曙出外館飭家務雖睦宗而不少縱馭僕隸寬而且嚴子孫弟姪科貢蟬聯人以爲善報云

劉淳字自裕衛人少負雋才嘉靖壬戌進士授工部主政分署荊州秋毫無染改吏部考功累遷文選司郎中疏請廣文無官守槩得任本省詔從之至今爲例計吏有以玉飾及象箸投者卻之而抑其人尋爲太常少卿淳旣廉正執法有萋非之者出爲陝西少叅

遷憲副皆不就曰吾生有涯宦海無涯於是疏請予
告卒年四十七繼室魯氏殉之多著述孫諸生一麟
一鳳藏稿於家

何學禮字從敬衛人幼而聰敏暮年登嘉靖丁酉賢書
任直隸寧晉知縣清介有惠政革里弊歲荒活饑民
萬數交水父老傳奉尸祝年七十九卒

陳朴字一初衛千兵昂之季子生而岐嶷湛酣經史善
古文辭中萬歷甲戌進士授廷評事多平反無冤轉
戶部主政管西太倉盡革常例餘米幾四千石不
取亦不報但存以補陳困而散給之懽聲遍軍伍且

長於手奏大司農凡有論列悉屬起草如停陝稅議
邊餉諸疏鑿鑿石畫尋有徐州之命不欲赴告歸起
轉員外郎中偶感微恙解組還再起遷楚憲副備兵
蕪黃值劉汝國之變爲調兵食設方畧平之以功欽
賞銀幣乃積苦足疾決志掛冠還日有以贖金六百
進者不受居恒築小圃種竹數千竿日吟咏其間自
號竹墅居士不營出產不縱族僕兩臺薦剡數上轉
光祿少卿不起卒年七十有五

季道統字亦卿衛人癸未進士試庶吉士第一讀中秘
書授檢討大有纂修壬辰分校禮闈稱得士晉南雍

司業肅規端矩不率教者繩之弗少貸士風丕變甲
午疏請復解額報可自成均舉者皆素所甄拔士尋
以疾予告卒於荆山道中猶膺命徙北雍以左中允
視事惜夫道統善飲每操觚必佐以酒少酣文辭立
就爲詩卽事口占有盛唐遺音著作甚富有巖棲並
秣陵草膾炙人口

張養志字子尚州人幼受春秋於兄養廉丁丑登進士
知唐縣政故爲闢寺掣肘養志御之以禮無敢干者
地蕪民疲爲課農桑完積逋暇則興文教其燭始舉
一士尋改令曹品豪姓刁梗難治養志以德化不怒

而威壬午分考東闈預識蔡弼拔于若瀛於落卷士
論服其藻鑑入爲御史有直聲亦不毛舉人細過臺
中以是稱長者比督漕命下遘外艱服闋竟陳情請
終母養家居十八年以溫純薦始就官再命巡漕歲
運有加所至風裁凜凜官吏肅然擢光祿少卿累遷
太僕卿通政使卒於京年七十三贈副都御史賜祭
葬乘傳以喪歸養志生平正大光明上下以至誠相
與人有急必周恤故其卒也無問知不知皆爲哀悼
特立祠暨碑志永思焉

張廷槐字孟卿衛人生而穎異甫四歲父鳳階口授書

輒識不俟更語垂髻爲文有奇氣領丙午鄉薦謁選
署內邱諭教士以行誼爲先士習丕變嘗卻脩儀助
貧不能葬者乙卯分校蜀中稱得士擢雞澤知縣務
教化覈應祀鄉賢名宦之實訪民間節孝者旌之興
學校勸鄉約汰浮綺馴狡頑法寧出母入其恬靜仁
厚類如此屬邑久旱民疫焦勞幾廢寢食禱雨隨注
疫亦甦臺使者交章獎薦第廷槐質實耿介嘗以廉
厲忤上指時有寄二卷箱者婉謝還之知必爲所忌
以疾告歸士民環泣遮留爲立生祠歸無宦囊詩酒

自娛而已

張正學字道夫衛人性資醇雅體貌魁梧幼聞父惠泉
先生庭訓卽領大義垂暮受易於劉生萬曆己卯舉
於鄉父早逝晨昏事母唯謹有弟及婦卒撫其孤無
異己出帥劉老且貧生衣食之死歛葬之仍厚恤其
子晚年以足疾不欲仕杜門課子有欺其稚弱輒肆
憑凌者悉以情遣不校陳人士稱長者年七十卒

朱嘉臣字調元少以文章意氣自豪有文武才善射柘
寇師尚詔作亂衆逃匿嘉臣獨糾衆赴之賊聞先聲
引去爲諸生名籍甚七舉不售竟以貢授應山學訓
歲饑捐金易粟三百石賑貧生調南樂學諭識魏氏

允貞允中允孚兄弟從臾進業卒聯翩登高第改授
衛學擢知蒙城丁丑以疾自免歸明年卒允中銘其
墓稱其才不盡用譬之驥服鹽車無所覓其千里士
不逢時大都若此哉

俞致中字仲和會武舉思明次子性聰穎年十一能文
章郡守王公懋奇之尋補諸生庚子舉於鄉五上春
官不第日惟扃戶觀書恥言干謁有李挺秀者幼孤
而貧從學焉致中給其衣食婚娶無異己子遂以文
學補郡庠事孀母夔備極色養待其兄戶侯允中不
啻嚴君處親友無少長承之以謙卽至愚賤無不曲

盡情理所謂淑人君子溫恭令儀者殆庶幾焉年四
十五卒人咸惜之前金壇王堯封修志籍致中校讎
居多復延至白下半載始成帙惜未付全梓無以表
其功云

徐貞字復元嘗出繼劉姓更名忠溫成進士知南和縣
丁嗣父艱服闋補陽城濟飢有方民歌頌之

宋一韓州人萬歷壬辰進士任漢中推官晉兵科都給
事立朝忠直每疏論時事切中利弊號爲諫垣鳴鳳
自著掖垣封事八冊行世

楊鎮原州人己未進士任陽城知縣撫字循良遷戶科

陝州府志 卷之十七
給事凡所建白無不稱旨

王易元郡庠生活淡直方學行推重一時或稱爲葵室先生歲饑鄰人李悅李樂盜粟米獲之憐其饑餓所迫竟不鳴官仍留數斗以濟家奉關夫子像甚虔崇禎壬午夢一戰士追逐避於關廟見壁書云月波月波可悅可樂三四之朝急如其約覺後數日闖賊陷城遂潛之東南隅月波寺頃刻被執賊欲加刃值李悅在旁代爲告免賊方疑怒不決李樂繼至同聲求免得以解脫後子若視副榜准貢任寧鄉知縣

雷恒字貞一萬歷恩貢端方孝友初判保寧徙辰州能

哥大獄時值兵譁恒鎮定之修築鎮篳王會鳳凰等
十三營哨邊垣三百餘里以禦苗患永順土司遺子
女金帛叱却之陞本府兵糧同知清慎宜民兩地尸
祝士民繪像有美政歌恒居家讓祖業養發妹代葬
窮乏鄉黨推重州守每式廬敬禮數與賓飲寇陷城
獨無傷害卒年八十四

萬世顯字克生崇禎癸酉甲戌聯捷進士初任元城知
縣丁父艱服闋補山東章邱潔已愛民峭直有聲居
官不避權貴陞南禮部儀制司主事

羅廸都號夢庵幼穎悟十歲通沈韻能近體弱冠食餼

天性孝友世有莊宅二處美田二頃其父以迪都之賢也欲孟與季專其業常語人曰仲他日必不事家產迪都卽將田宅盡讓兄弟丁卯登賢書僻居遠村環堵蕭然不事請謁辛未中副車遂絕意進取依依承歡身自浣滌子廣韻已卯登賢書家稍給辛巳歲歉待以舉火者二十餘家二人喪哀毀過禮經營葬歛皆獨辦兄弟死爲之棺歛以已所置產分給兄弟之子乙酉冬大風忽吹折所住樓左獸迪都疑之謂子廣韻曰吾其不久於世乎由是抑鬱不豫以疾終於家著有柘林集未刻行有子二廣韻宜韻

崔源之字士本幼失怙恃鞠於季父曲陽令應夏皆詩
書戊午舉於鄉壬戌登進士初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管修方澤壇差修惠府又買銅鑄錢修造戰船節省
數十萬上嘉賚焉時魏璫竊權部郎趨附一二年有
至尚書都御史者璫敗前後四十餘人皆抵法免者
二人仕不滿月餘惟源六載郎署不遷公論推重陞
大名知府流寇逼近源修城濬池火藥器械莫不預
備恃以無恐陞薊州兵備道山西副使管監軍糧餉
驛傳海防事甄別屢受欽賞陞叅政轉永平道擢廉
使督撫保留仍管本道事陞山西右布政欽賞稠疊

遵化巡撫特疏薦會推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時榆
林軍餉缺至五年源智撫恩結雖調發不時軍士卒
無譁者時事多警西陲晏然源之功爲多然軍務內
多掣肘壬午卽上疏請告奉有卿名譽素著西土允
賴不必固辭之旨癸未復上疏懇辭得旨予告源聞
命卽行時年六十居林下十餘年敝衣蔬食出無車
馬坦然自得行已清濁之間陳鹿兩地士民歌慕不

志

齊國佐字震一生而顛異居家以孝稱萬歷乙卯登鄉

薦除山東高密知縣勸農課士夙夜匪懈信賞必罰

决斷如流清查地畝躬履田間均貧富差徭利澤甚溥有白蓮盜起單騎至營勸諭羣盜悉解吏畏民謫撫軍薦爲治行第一

國朝季之駿道統孫衛人明庚辰進士順治丙戌任戶部主事遇覃恩廕子康德入監後陞南昌知府政事文章海內稱爲名流著家乘萬餘言士八珍誦之

劉灝字太素中戊子鄉試賦性恬靜方童子時有文名鄉薦後益儉朴退讓終身不營產業惟以訓迪後學爲事齒德兼茂士林尊爲師範

高維嶽字駿生郡人年十二遭明季之變亂定歸里攻

苦下帷補博士弟子康熙己酉膺鄉薦居里塾課諸生性剛方見事不平挺身持公義爲之申理濟貧恤孤借貸不責償康熙十八年出粟濟飢後仕臨高知縣時民多流亡黎洞負固維嶽招撫安集百姓復業黎洞歸化興學立教三年中風俗悉變未幾病卒

李皓字伍四郡人順治庚子舉於鄉官莘野教諭陞河南府教授初皓生明季遭闖寇難父養素守城以殉皓負母逃難匿荒蓬斷垣中覓遺粒食母亂定歸里檢得父屍葬祖塋結廬其側四壁蕭然晝力田供母夜誦讀苦無書常遠道借觀爲諸生設館二十餘年

貧乏者不取束金多方造就新野孝廉喬大任河南
府進士張起鶴皆寒士皓力成之性甘淡泊心干渴
事母盡孝年七十三猶若孺子若補字河仲工制
舉業州試冠軍道試復第一入泮旋食餼焉中康熙
癸酉舉人考選內閣中書改知江西長寧縣致仕家
居敦孝友重任卹和平樂易父宦遊時櫛家居奉祖
母孝父歿服除將補官以未得親含殮不忍復離母
外大母年老無子迎養於家殷勤奉事以悅母志母
歿哀動鄰里友愛兄弟事必聽命於兄分產時兄已
故莊田盡讓弟姪撫育族子供饌課讀以成其名內

家之死者擇地經喪歲時修墓胞叔進學年十歲遭寇出亡莫知存否楠父每以爲念父卒後楠多方遍訪乃知爲廣西全州叅將其後人占籍廣西始通音問終以不得一面思之常流涕雍正庚戌夏五叔之曾孫孚達赴都會試紆道旋里楠已臥病在床猶得執手永訣亦其孝友積誠所感也

丁昌祚字純字孝行特著流寇猖獗昌祚遇賊與角賊衆至縛昌祚並妻朱怒甚將殺焉祚曰吾夫妻死卽死耳不能爲不義屈何怒爲賊壯之釋去歸里後大亂甫定田地荒蕪荆棘滿道居民莫知所措祚倡之

耕授之貲鄉人賴焉每施已貲助婚喪之不給貧不能葬者舉瘞飲介賓卒年八十八

丁琮字協公處事生巧受用詞賦教厚務讀書著有尚志堂文集其心與人交終始如一不因盛衰存亡易心人皆以長者歸之明季流寇破陳甫九齡數遇賊幸不死母歿於亂失其處悲泣終身奉父及繼母以孝聞待親族故舊皆有恩義郡北辨穀臺祠宇傾圮琮曰先代始爲飲食者先聖猶食不敢忘况吾輩乎倡衆新之文廟左捐基地一段廟前植栢成列關津道路傾囊助修設義塚葬孤貧晚年好游覽

陽州府志 卷之十一
凡古跡及名人詩文皆採錄成帙年八十餘午夜讀
易力疾猶研辨焉卒年八十三

季一德字純如衣冠世族倜儻有才氣由諸生貢入太
學初任偃師廣文陞萊陽知縣潔已奉公勤教養慎
刑獄康熙五十五年奉差運兵餉至郭多里窮荒絕
域往還萬餘里以功議紀錄加級由此致疾告歸里
門卒年五十五

蘇應元字仁璧
重氣節
寇屠陳
艱辛流離
里後教子職尚義周

急狀
延醫製

藥多所全活陳故病食淮鹽應元協力白上憲除之
出數百金助修太昊陵週圍大城舉鄉飲大賓以子
名俊封奉政大夫名俊字翌皇警敏有膽智遇事敢
言接物和而有禮早食餼以急公候補僉事陳先立
里長甚爲民累俊白州牧申上憲除之改爲滾單邑
人感之俊弟名廷字綸掌以能書名早游泮司鐸邾
縣遷貴州施秉知縣邑當孔道地瘠民貧往來供支
不勞民力以病予告卒於家廷弟名傑字漢三生而
岐嶷才畧過人初知山東陽穀縣撫民禮士教養並
舉賑荒饑剖獄訟邑號神明

聖祖南巡賜詩綾扇各一以旌之擢員外郎丁父艱回籍廬
墓被溺而沒都人士咸爲嗟悼傑弟名卿字价藩兄
弟六人五作守令獨名卿以甲子武舉守備潼關衛
興學校勸農桑獎節孝立義館辛丑歲大歉斗米直
白金兩餘大興等寨數千民置裝欲逃名卿留之而
倉廩空虛乃解囊按戶口各給兩月糧民始安籍丁
酉閩邑民變調兵勦捕其民扶老攜幼男婦雜踏叩
關籲救者數千人本道恐有不測閉關不納名卿惻
然力請開關安置寺觀及民間空屋中按戶給糧數
月閩邑平乃令歸籍治潼關十八年政修化洽民皆

稱爲蘇邵杜後衛缺裁告歸紳民擁送百里外酒
立碑誌甘棠焉卿弟名勳字彤獻歲貢生仕柘城教
諭直隸唐縣知縣持躬清慎遇事勤敏邑遂大治擢
知四川順慶府潔已率屬政聲載道撫司將薦之章
未上而卒蘇氏有別業曰逸園在柳湖亦樂莊亭卉
之勝甲於陳郡應元諸子既出仕獨與名俊家居士
大夫往來題咏甚眾俊子鍾彙編成帙名逸園集

吳方字正公幼孤育於繼母母賢方亦善體親志晝夜
勤學僉黠守城寒夜支更衣徹履穿猶持香火照書
讀怒官見而異之爲除其籍童試再冠軍入庠食餼

爲人端方廉介文章醇雅能詩歌善鼓琴靜夜焚香
一彈再鼓優游自適家甚貧授徒供母束脯外從不
受人餽遺母病臥榻前夜半視聲息候起居累月不
寐及歿形骸骨立哀感路人嗣是絕意進取以明經
終

萬如洛字滙菴祖世顯明進士南禮部進士父巍歲貢
生遭明季亂家中落貧不能給衣食七歲失怙弱且
病欲讀書長兄止之兄歿始折節下帷艱辛備歷志
不少挫年二十三補博士弟子後六年選拔入太學
嚴以教人卽盛暑衣冠危坐終日學者終身畏敬之

端謹廉靜言動不苟城居三十年不一天市廛居家
嚴肅事母盡孝母體微不安隆冬盛寒夜聽戶外不
敢安寢亦不進飲食母卒哀毀盡禮父母忌辰徒步
哭泣拜墓終其身友愛兄弟館穀必分給長於詩古
文詞初貢太學太守憐其貧遺之金堅不受讀書守
正在窮約中怡如也著有香草亭詩京雜吟衡門集
衡門新彙纂四書講義古今文未成卷帙以病歿年
五十學者惜之

朱邦秀字文宇生故明啟禎間蓋遭亂離而逸者也爲
人端方簡默不議人物短長油油然若無區別而胸

中涇渭毫髮不爽家惟一老僕供薪水置莊子一部
坐臥把玩延師教子弟先德行不以帖括爲急濟貧
周急不可枚舉歿數十年有老叟持銀踵門來償者
子若孫不識爲誰何亦不受也以子畧贈奉直大夫
畧字斗瞻方爲諸生臨事輒義形於色盛德有家法
以歲貢任武陟教諭再補孟縣陞知繁昌案無留牘
宣城民婦以真命沉寃蕪湖民以墳山結訟累年不
決中丞俞委勘皆一訊而白康熙辛巳

聖駕南巡賜太廐馬居十年以卓異擢蒲州知州積逋租
賦畧履任不鞭扑皆踴躍以完民因鹽引積累爲捐

俸償額居五年告歸及卒蒲士民數百人來陳哭於其墓後以子鴻序晉奉政大夫鴻序字森菴魁偉軒朗年三十貢入上雍援例選揚州同知丁艱歸服闋補建昌擢鳳陽知府遷福建台灣道

召見賜貂裘孔雀翎玉硯等物又賜奏摺令得便宜陳奏改汀漳道越明年奉

命清釐江南通賦事竣授吏部考功稽勳兩司郎中復知順德府遷湖廣鄖襄道改廣西右江以畿輔需人授直隸霸昌道歷官二十餘年任頗治劇所在多異政後歸老無疾而逝

陳州府志
祁庭儀字子鳴，郡人。陳留司訓卓瑩有才識，考學落筆千言立就，未弱冠，食餼試輒前，予數奇。晚年以明經薦，自是絕意進取，退居鄉村闢園亭，顏曰覓閒，蓋取放翁老來要覓數年間之意也。雍正丁未授廣文，以年老告歸。生平事親以孝聞，制行高潔，與人交不留然諾。求濟者無論識與不識，皆立應。或因其朴厚，詐其財物，儀知之亦不與絕。年高德邵，舉鄉飲大賓，多著作。又卒，子孫哀其集得覓閒亭遺詩，東遊草付之梓，有蟻丸集藏於家。

謝發康

人曾祖附名祖瑞，色明季明。

以生員守城死難父先難早卒母田以遺腹矢志與
會祖母齊伯祖母趙小姑烈女稱一門四節發爲遺
腹子母教必以禮發承母志言動循循學行爲一州
冠旣登賢書例得爲縣令以母老辭不就雍正七年
詔河南士風淳樸舉其才守堪供任使者以備擢用州以
名上院司皆謂得人堅辭回里自以三世節孝之後
樹立以遠大爲期讀書不屑屑章句遇古人行誼經
濟出恒俗者輒心維不置從弟蘇二歲而孤且貧弱
發撫養惟謹教寬而功倍平居爲人排難解紛及所
欣助不可一二數佃僕偶以索逋與人爭發卽引咎

陞州府志 卷之十七
置酒謝次年麥收其人如數來償發不受爲糴穀入
社倉以義制利類如此卒年五十五

萬如濟字禹淪明禮部主事世顯之孫也少聰辨年十
三父卒奉母王備盡色養時家道中落年十六始折
節讀書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壬午登賢書己丑成進
士知開原縣開故邊徼軍民錯處地瘠民貧逋賦坐
累不下千百家濟力爲詳請蒙 恩予免民力用蘇
其所興革務合人情陞戶部四川司主事未蒞任而
卒居官八載囊底蕭然居平書多手錄著有辨惑錄

粵東遊草

孫式字亦庵少穎異爲文深峭與博試輒冠軍於書多
所淹貫尤邃春秋工鍾王筆法著有六息齋詩草族
弟應龍幼孤無依招與同居及長爲擇配完婚與田
百畝歲饑鄰里借券約三百餘金盡焚之父可玉故
好施母王往往典簪珥以周貧乏式克承其志數奇
不遇以明經終後以子常贈奉政大夫常字大年康
熙己卯鄉試第三人庚辰成進士除湖廣棗陽知縣
俗健訟且近山谷盜賊竊發無時常廉得其實悉置
重法一時股栗乃計所費餘火耗盡裁之並革一切
編審陋規行之期年民大悅服由是政簡刑清不勞

而理擢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員外不踰月遷郎中因前任望誤冢宰張少宰勒具摺保留得不去壬寅改文選郎中以父喪未葬請假歸服闋補考功郎中值京察各部院案卷叢集冢宰查悉委任之益矢公慎是年殿最常特等第一夏六月奉

命盤查直隸倉穀供給禮物概卻之據實陳奏深蒙 獎諭陝西私錢盛行部議未合常定稿奏

上嘉納之傳示九卿科道曰凡爲國家辦事當以此爲法丁未夏以賢能揀發雲南引

見曰獎賚甚渥至滇補永昌知府賦稅繁冗兵民雜處且

苗蠻兇頑難服乃悉立定額除濫征之害所屬士
不受分毫餽送加意撫綏無不傾心向化三年內吏
畏民懷制軍鄂以驛鹽道題薦奏未下卒於官士民
商旅奔走號泣苗蠻有送至百里外慟哭而歸者至
今猶尸祝之

孟鴻儒字魯逸周歲而孤母劉礪節苦守撫教備至稍
長卽善體母意自力於學爲文落落有奇氣年十六
補州庠方授室而母又卒哀毀骨立數奇屢困棘圍
援例貢上雍以縣左需次居恒鬱鬱以不獲顯親爲
憾延名師教子勤課讀輕財重義邑中有大災膏大

興作輒出粟捐金有不給者尺布斗粟無不贍也歲
壬子年六十五次子調舉茂才知鄒平縣時自山左
歸省居數月寢疾而卒

高培字仲益明敏有幹濟通經術初知福建建安縣有
德政遷雲南曲靖同知兼理黑鹽井提舉再署篆大
理府趙州戒奢廢濫積弊商民饒裕國課無累旋陞
鎮沅知府乃新設城池卑陋居民寡少猥糞雜處
荒僻難治培加意撫綏漸亦從化然猥性不易馴雍
正十年忽變逆期寇鎮沅衆皆惶懼培告之曰守死
殉難吾分也爾輩在所便衆感泣誓以死守猥聞有

備而退後歸林下十餘年年八十乃卒

胡會圖字輯五父事明爲諸生明季殉難會圖方髫齡
奔走慟哭不欲生旣乃念家陷賊中子身幸存不可
死乃東西竄匿雖流離轉徙猶默識素所習經書曰
吾親所授也亂定還里四壁蕭然益刻苦誦習寒暑
靡間補博士弟子員以學行見重於時歲己酉州牧
孫知其賢聘爲義學師秉教數年多所成就性忠厚
無疾言遽色與人交恭而有禮一時知與不知咸敬
重之內行醇飭門以內雍如也州牧張舉鄉飲旌其
閩人謂無媿云壽八十有四無病而卒

鄭有則字淑度邑人性恬靜喜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淹貫爲文典雅精純年二十八補邑庠領雍正乙卯鄉薦旋中乾隆丁巳甲科榜後連丁內外艱壬戌赴都禮試選入翰林爲庶常讀書中秘思以著作自表見在館三年未竟其志年三十九卒惜哉

太康縣人物

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呂豪桀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呂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補左馮翊卒史馮翊呂霸入財爲官不著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

呂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
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
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
時俗吏上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
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聞霸持法平召爲廷尉正數決
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
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
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勝出復爲
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
擢揚州刺史三歲遷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

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
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曰贍鰥
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吏
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呂相參考咸稱神明力

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呂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坐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呂八百石
居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
川尤多天子曰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
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
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
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然自漢興言治民
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子
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
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

漢書
本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
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
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

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卽位
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廼策免宣
以關內侯歸家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
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廼召宣爲光祿大夫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
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
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
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
歸鄉里竢宣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就國莽恨宣求退
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傅

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漢書本傳

三國魏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爲漢司徒當時

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爲功

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

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

間爲袁術所命術每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

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

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

渙作書置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

脅之渙顏色不變笑應曰渙雖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聽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
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
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太祖拜爲沛南部都尉
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
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
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
爲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
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
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爲之爲政崇教

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
之後徵爲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
散盡之家無所儲人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
皆賀渙以嘗爲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渙子侃
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渙有四子侃寓
與準侃字公然

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
趨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
部郎號爲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未官而
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
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雖恐人之不勝已以
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
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

渙從弟霸公恪有

功幹魏初爲大司農霸子亮貞固有學行疾何宴鄧

屬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霸弟徽以儒
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徽弟敏有武
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三國志本傳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

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避亂淮南

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

與橋蕤俱攻圍蕲陽蕲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

人欲脅令說蕲陽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

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

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

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太祖
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
以終不見及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
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
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
等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從容
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
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
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
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魯昌陽縣爲亂

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上言喪亂以來民人失所今疆域初定加以饑饉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太祖從之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魏國旣建拜尚書僕射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竝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

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
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
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
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以疾薨諡曰靖侯子曾嗣

三國志
本傳

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少襲父爵好學博聞與
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解
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
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太尉奉
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程

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沐威姦利盈積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雖不從時人敬憚

之母丘儉誅子旬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顓族父虞並
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旬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
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
詣會乞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騰辭上議朝廷
僉以爲當遂改法會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
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遷征北將軍進
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
主會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會獨致拜盡敬
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會爲晉丞相加侍中
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

八百戶泰始初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
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
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
履乘輿上殿命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禮
官議諡博士秦秀諡爲穆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
末子劭自表改諡爲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
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
相待如賓然性奢侈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外寬
內忌卑賈充而附之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勸

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
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遷侍中
尚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
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
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
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游其間
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
萬爲限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
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咨諫授博
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彖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

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諡曰康子岐嗣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

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怵役使御府工匠作

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

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

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

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

奢侈過度性旣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

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潛

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

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
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
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
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
殆聖乎機爲鄒平令性矜傲美爲離狐令旣驕且吝
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道

焉

晉書
本傳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
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昌
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

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爲石勒所焚如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俄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等自解還都游於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略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引遠代明禮樂以流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疇昔貞

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闕國
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心之徒抱志無由今陛下以聖
明臨朝百官以虔恭盡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
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
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
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
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
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
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諡曰恭

子喬嗣

瓌縣志
誤作瓌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
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
馬領廣陵相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
中諸戍江夏監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
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
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
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
縱易者今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
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
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

軍旣西胡必闕覲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
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
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勢據上流易
爲寇盜若襲而取之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
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
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
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
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
而進棄釜餽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卽一時
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

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
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
各萬餘温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
西伯尋卒年三十六追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
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
亦以軌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

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矜情秀遠
善音樂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
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冲字景玄光祿勳冲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蘇峻之役

王導引爲參軍隨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

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旣不

納永等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

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

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內史東陽太守

晉書本傳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

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棗除名時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豫章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愴然無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寧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

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
穢而動不累高敦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
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
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
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
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
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對曰隗誠
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
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
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矜以往日忘日去

耳敦至都殺害忠賢不朝而去時皆爲其憂而鯤推
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旣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
郡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年四十三敦死後追

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

晉書
本傳

謝尚字仁祖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

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

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_尾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

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旣

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

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

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
王導深器之辟爲掾襲父爵咸寧侯始到府通謁導
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雒雒舞一坐傾想寧有
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傍若無人其率詣如

此轉西曹屬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
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
夏相將軍如故爲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
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軍士襦袴建元二年以
爲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
四郡領江州刺史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

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建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輜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

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温北平洛陽
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
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
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

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

晉書
本傳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
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
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初辟司徒府除佐
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
桑門支遁遊處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累下郡

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安雖放情邱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名猶出其右自然有公輔之望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待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温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

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喑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時

疆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
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
天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又領揚
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
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
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
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
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
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
子元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
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
遂命駕出山墅與元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元是
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
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
等旣破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
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
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
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歎混一文

軌士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江荆司豫徐兗青
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
罷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
冲旣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立勲望宜以授之安
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
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時會稽王道子
專權姦諂頗相扇搆安出鎮廣陵帝出祖於西池獻
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雅志
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
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

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
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
宋志不遂深自慨失因嗔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
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
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
酉今大歲在酉吾病始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
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被又語未嘗謬
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贈太傅諡
日文靖更封廬陵郡公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
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

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
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
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
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
頃之徵爲尙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
軍如故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
以爲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
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
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譚允之迎太
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庭破之又詔琰與輔國

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
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竝如故琰旣以資
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
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不從恩後果復寇浹口入
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恩旣
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
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
不聽賊旣至尙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
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
多而塘路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鎗射之前

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肅三子肇峻混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婚但知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伊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

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嚮混竟尙主襲父爵
桓元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
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室邪元慙而止歷中書令
中領軍尙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爲劉裕所殺國
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登壇日恨不得謝
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
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爲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
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
爲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

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
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
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
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
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爲西藩所思朝議以奕
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
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
三子泉靖元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元字幻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
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

竝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襄淮以爲形援襄陽旣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遂於彭城元率東筦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元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手當自襄陽來會超

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謙
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等次堂邑旣而
盱眙城陷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立
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
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
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元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
於君川復大破之元叅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
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
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
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及苻堅

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
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元爲前鋒
都督徐竟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
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等距之衆凡
八萬元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
梁成及生擒堅僞將梁他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
列陣臨肥水立軍不得渡元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
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
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欲却軍令得
過以鐵騎逼而殺之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

是元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右軍距張蚝小退瑛
元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
自相蹈籍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
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
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
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旣而安奏苻
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元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
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元復率衆次於彭城遣
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
之守鄆城兗州旣平元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

護聞人吏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堞爲泚擁二岸之
流以利運漕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
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
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礮碭濟陽太守郭滿
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柔據
屯黎陽元命劉襲夜襲據走之又遣晉陵太守滕恬
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竟青司豫平加元都督
徐竟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復遣寧遠
將軍春演伐申凱于魏郡破之元欲令豫州刺史朱
序鎮梁國元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

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遣使元遣鎮淮陰序鎮
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
舉郡叛河北騷動元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
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元
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不許元又自陳使移鎮東陽
城元卽路於道疾篤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
使還京口療疾立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前後表疏十
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
之郡十三年卒於官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獻武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屈撓頗有理
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
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他侍臣或宣揚之論者以此
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郢驃等所
執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

遂害之

晉書
本傳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
章絕美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
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旣清
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

誦詩聞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
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
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
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常爲東征賦及三國名臣頌從
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常與王珣伏滔
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
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
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
下其本蓋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
今天下之後移韻從事於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

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
曰感不絕於余心懇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
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
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
在温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
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
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
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
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
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
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年四十九
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
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

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晉書文苑傳

南北朝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深
晉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劉裕執權式
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爲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
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性長者雖羈旅飄泊而清
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延和二年樂安王

範爲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爲從事中
郎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話訓倉雅
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太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
諡肅侯子濟襲父爵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
將軍及宋王劉昶開府召爲諮議參軍

北史本傳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
邪內史竝知名湛少與弟豹竝爲從外祖謝安所知
安以兄子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爲鎮軍諮議參
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爲尚書
右僕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

九命禮拜授武帝隨軍至洛陽佳栢谷塢泰議受位
未畢不拜晉帝詣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十
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卽位以小父贈侍中以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公子淳淳子植
竝早卒

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
忘疲爲御史中丞時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
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大司農
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等
官詔竝贖論後爲丹陽尹太尉長史義熙九年卒官

以參伐蜀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博涉多通不爲章句學文采道豔

從橫有才辯彭城王義康命爲司徒祭酒義康

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

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尋以久疾免官

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始興王濬征少長

史南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遷太子左衛

將爲逆其夜淑在直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且

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斌竝曰自古無此願加善

思劭怒斌懼曰謹奉命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

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
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
爲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淑出還省繞牀至四
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
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
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孝武卽
位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憲淑文集傳於世諸子竝早
卒兄洵吳郡太守諡曰貞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祖哀
之名曰愍孫伯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飢寒不足母

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愍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爲吳郡擁弊衣讀書
足不踰戶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卽位稍遷尚書吏
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免官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
射聲校尉封典平縣子三年免官五年爲左衛將軍
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出爲海陵太
守廢帝卽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胸上因驚尋被徵
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明帝泰初元年
爲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
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改

名粲字景倩二年遷領軍將軍徙中書令領太子詹
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
丹陽尹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
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
當其意得悠然忘反七年爲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
其母候乘輿出負搏叩頭流血搏碎傷目自此後粲
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
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
家器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
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

粲與褚淵劉劭竝受顧命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
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
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扶曳入殿詔
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
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
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
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
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
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竝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

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蕭道成褚淵劉秉遞日
入直平決萬機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談
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素寡往來門
無雜賓順帝卽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蕭道成
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逼切
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時道成方
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謀討之劉秉
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皆與粲結諸
將帥黃回任侯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等伯興等
竝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自

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遠以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道成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事伯輿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尅日謀矯太后令韞伯輿率宿衛兵討道成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竝赴石頭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輿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道成以報敬

則敬則殺韞并伯典又遣軍士戴僧靜向石頭助薛
深自倉門入時粲與彥節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
攻府西門秉與兒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
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
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呼
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

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
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邱僧靜乃并害之最字文高
時年十七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
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

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
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
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應是常見兒騎大犢狗

戲如平常經年餘聞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
於庭噉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

彖字緯才顓弟顓之子也顓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仕宋
位武陵內史彖少有風氣善屬文舉秀才歷諸王府

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顓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慰

先基矣史公彖小字也及顓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
不許歛葬彖與舊奴一人徵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

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嘗離身明帝
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
竝器之仕宋爲齊高帝主簿祕書丞仕齊爲中書郎
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坐彈謝超
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時江陵人苟蔣
之弟胡之婦爲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
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
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荊州刺史廬江
王求博議豕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
構方識貞孤之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

讞之日友于讓生昔文舉引謗獲漏疎網蔣之心迹
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
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
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讓之到郡
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彖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
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
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
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數日與朝臣
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赦見彖與語明
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幼而母卒養於伯母汪氏事之

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諡靖子彖宗人廓之字
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
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
臣於宋時人以比晉之王裒顏延之見其幼時歎曰
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
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澗亦稱才子
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太子甚悅廓之諫
曰夫楊畔者旣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
韶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顓之子也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

攜抱匿於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孔媪匿所見一彪
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爲徙晉安在南唯勤學至元徽
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
題顓名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
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葬訖更制服廬於墓次
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客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
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
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仕
齊爲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爲丹陽尹於後堂獨
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門郎昂本名

千里齊名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列有之
今豈別名爲昂即字千里後爲衛軍武臣
母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
養乃制期服後爲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
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家當時號爲正
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
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
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吳興太守永
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
喻之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籍以衆論謂僕有勤王

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
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
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
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揆庸素文武無施直
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
默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
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
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哀
慟哭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
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

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
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
尋爲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
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
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
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
爲尚書左僕射尋爲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
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內人傳盃昂良久不
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閣昂謂
勉曰我無少年老嫗竝是兒母非王如母便是注大

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爲貴昂在朝
審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
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
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
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
年薨時年八十遺疏不受贈諡諸子累表陳奏詔不
許諡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

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貴
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遊
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疾丁父

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
平侯景鎮建鄴衣寇爭往造請樞杜門靜居不求聞
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陳永定中徵爲
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
初陳武帝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
岵主及岵竝卒於梁時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
葬尚書議加藏駙馬都尉并贈岵官樞議凡尚公
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
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昏而醕所以假
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旣

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爲當天嘉三年爲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竝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諡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

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意表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

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召爲正言生祭酒到
漑日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宏正謂憲父君正
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令試居數日君
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宏正會宏正將升講坐弟
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
妥在坐宏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蹟得無憚此後生邪
何謝乃遽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
敏宏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
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宏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
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異郡此郎已堪見代博士矣

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劼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丞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問爲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

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徒席山亭
談宴終日帝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自
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遷吏
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解任帝曰諸人在職
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別相甄錄且勿致
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
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
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
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未敢奉
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

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
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
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
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
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
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竟廢太
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德章實
骨鯁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
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士各藏
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

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唯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諡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敬字子恭純素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

子中舍人魏尅江陵流寓嶺表陳武帝受禪敬在廣
州依歐陽頴頴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
從宣帝卽位遣章昭達討紇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
廷義之徵爲太子中庶子歷左戶都官二尚書太常
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諡

曰德子子元友嗣

南史本傳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
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
雅好辭賦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天監六年峻乃擬

楊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

直文德學士省鈔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

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南史文學傳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

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

士莫不歎異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

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解職

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從事中郎晦時爲

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

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趨乃爾吾家素退

爲業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

朝野此豈門戶之

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及還彭城言於武

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

石弟年始三十志

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

降黜以保衰門前

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

陳請乃爲豫章太

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

親舊說爲戲笑以

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

永初二年在郡遇

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

見之曰汝爲國大

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

時果有詐告晦反

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

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敝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

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瑱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

物混患之欲加裁折謂瞻曰非汝不能乃與晦羅宏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

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

論自此衰止

參宋史

弟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清勤容

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爲母疾
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咸矚至性咸納屢行屏
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

微字元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時魏中
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
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
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昭明太子薨帝立晉
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
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後卒於豫章王長
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軍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魑字景魑位司徒右長史魑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甯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

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主
簿甚被器遇兄景仁愛魁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
希命魁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
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其見重如此及
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
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
哀號過禮爲大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
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
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朝述又爲司徒左長史
左衛將軍蒞官清約義康過之甚厚雍州刺史

以黷貨將至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勲宜蒙優貸
帝手詔訓納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
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
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卒
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
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
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幼子緯尚宋文
帝女長城公主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朧

朧字元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
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朧尤被賞不捨

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朏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朏知之
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
嚴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
軍記室爲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朏執筆便成
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爲驟
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
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啟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
讓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
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

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祜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
與弟祗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求安國
冢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明
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卽
以祜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
劉渢劉宴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
告始安王及江祜始安欲出朏爲東陽郡祜固執不
與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
范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初朏告王敬則反

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臨誅
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
死朏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
嘗令草讓表以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
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

善如此

南史
本傳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
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
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

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帥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

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
及北方學士馮翊仇元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
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
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
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
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葬
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
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
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巇
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尅建鄴丹陽

尹卜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同桓
元聞而賞之卽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
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
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
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
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
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等
見殺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
明可謂明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
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合

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固諫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及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

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
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
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
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
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
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
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
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
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本州辟主簿

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
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豫榮
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白文帝臣小兒時便見
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
通之元嘉七年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
康修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
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
其新文每日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
三十七卒旣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

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南史
本傳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元晉車
騎將軍父瑛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
悟元甚異之請親知曰我乃生瑛瑛兒何爲不及我
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
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
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
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
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秘書丞
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
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從事中

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
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
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旣不見知
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
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
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
所愛好旣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
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
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
靈運父祖並葬始寧有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

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宏之孔淳之等
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
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
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召不
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祕閣書遺
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
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
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
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
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

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百
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
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
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
隆奏免官靈運旣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
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
謂之四友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
故門生數百繫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
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
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

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末
知靈運乃安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
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
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
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
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
叛逸遂有逆志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
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
以謝元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棄市
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坐靈運徙嶺南早

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
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
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
宗殊有鳳毛泰始中爲尚書殿中郎齊高帝爲領軍
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
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
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
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
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

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作者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蹶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朝野武帝卽位使掌國史除

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黜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詔徙越雋行至豫章賜盡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雋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

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
儉曰幾卿本長元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
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
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
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
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
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
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
預樂遊死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
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

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
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
卿啟求行擢爲藻軍師長史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
免官居白陽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
坐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
多忤有乖已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
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臥傍若
無人轉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
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孤幼幾卿撫養
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南史本傳

謝密字宏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宏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宏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宏微本家也族子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

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殺混妻晉陵公主詔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

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
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
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
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
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性
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
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
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
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
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

瑯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
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
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尙書吏部郎參機密
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
約兄曜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啜魚肉弘
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
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厯位中庶
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
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知之及東鄉
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

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
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
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
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
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
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追贈太常

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
異之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
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

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爲一元嘉
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
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
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
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孝武帝踐祚除侍中孝建元年
遷左將軍於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拜吏部
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
牋自陳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
尋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
羣臣爲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

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

開門莊居守以檠信或虛須墨詔乃開止後因宴從

容曰卿欲效邳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

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

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去年又

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後

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

武寵姬殷貴如薨莊爲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

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

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誄之孫奉伯說

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
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舌劇然後殺之未晚
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爲赦
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立待詔
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
加金紫光祿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諡憲子所著文
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子颺朏顯從淪颺位晉平太
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淪字義潔性甚敏贍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
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

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
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淪又屬
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
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
酒尚書令王宴等興席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主宴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宴
呼淪共載欲相撫悅淪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宴
初得班劍淪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
二十宴甚憚之謂江祜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加領
右軍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淪輒代肱爲

啟上知非拙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
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初拙爲吳興淪於征虜
渚送別拙指淪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淪建武之朝專
以長酣爲事子覽

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
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
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
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
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
事項之卽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

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
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爲侍中頗樂酒
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武
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
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
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
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
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
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
聚歛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

令

南史本傳

縣志云

袁瓌淮陽陽夏人仕於

晉

晉世東遷

中有非陽夏產者

今志內特

取其功德之最著者載

之亦以不沒其所自也

按晉書及宋史南史於諸

袁謝俱稱陳郡陽夏人

其在江東蓋亦如仕宦居京

師耳或遷他郡

廣輿記諸書皆入流寓仍得載

也本為備錄特

去取稍異云

陳州府志卷之十七終